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王頌修

清江文集卷一

明 貝瓊 撰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烏鳶噪其巔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剥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

旱必禱海賈浙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宫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或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噫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於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於子何毁之過耶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

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内附百姓外柔四裔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辟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托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倀倀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

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錐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毁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汚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懐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 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

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遊山記

距黄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病其
邃而未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户馬侯仲貞修桓景故
事以書招予遂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錢塘潘仲
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葛家嶺髣髴會稽道中獨無竦
辟千仞爭雄天姥耳意荒林破冢有古人祕器物文字
可録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益竒路益峭棄
乘而徒僕夫前導蹬緣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縻絙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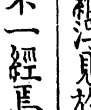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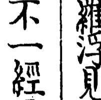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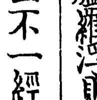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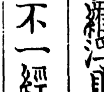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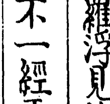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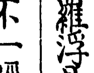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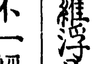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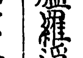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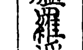
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犖确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
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不涸歲有禾蘗而華華
而實人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
然中高旁殺巨海滙其陽秦柱亘其陰怪石虎搏樹皆
合抱山産茶類武夷者有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藩坳
而為沼環以蒼筤之竹蓋其幽絶處尤宜雪霽時而海
濱之勝畢效於是矣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
沃州諸山如青芙蓉萬朶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

滿酌一談一笑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爲之剪荊棘伐菑翳抗風亭於竹外敞月榭於泉上以爲高人韻士之賞夫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出前歌後呼從者趙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色蒼蒼莫辨山趾聞流水鳴暗谷中鏘然作珮玦聲客或俯而飲或濯於下求其派實出鷹窠而梗於亂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於醉噫使予忘幽憂

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耶歸志其遊之始至正二十年也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劃於兵吏於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壞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疆埸既固乃築亭於北幹山顛以為泄煩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來其支別為岸海之



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窓戶之間攢峰疊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奔隆者如矗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顧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盡終日焉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諗余為之記余惟五嶽之外赤城鴈蕩匡廬羅浮見於圖志者非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勢而莫能周也顧欲不出跬步而

坐挹兩山之雄秀徼夸娥之神負而徙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非若齊楚之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為瀕江之邑斯亭又據其要兩山之勝畢效於兹則凡限於勢而莫能周者得有以兼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唐亦越也吳敗越而取之後吳為越禽越為楚禽皆不能有其地慨想夫大禹之勤太伯之讓高風偉績炳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人顛覆而不祀者又如

此不亦悲夫歷千餘年有元混一四海即錢唐置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為吳為越也與今侯以鳴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以寓懷古之思而已邪其亦觀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於天也思崇其業觀其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民則庶幾乎故書以復之俾刻諸石不警於侯且以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初三日記

方寸地記

兩浙轉運使司照磨章君伯英即錢唐所居西偏闢室為遊息所題之曰方寸地來求文以記之予惟方寸地者心也固不容予說而亦不勝其說焉漢高帝侯鄧禹將百萬兵未始妄戮一人此方寸也而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宋王晉公祐以百口保符彦卿此方寸也而唐李林甫作相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之歐陽崇國公為推官時往往為囚求生此方寸也而王逵為使則欲置人於法彼小人一念之慘刻與君子相反若水火

然豈非豺狼而冠弁也與子方疾是而代之為鄧禹王
祐者恒鮮為白起李林甫王逵者恒多嗚呼其方寸已
荒矣百畆之田陳其疆畎父菑於前子播於後器利而
力齊故其地恒美而歲穫其入或者嘉穀之生不勝稂
莠之蕃雨露之滋不勝蟊賊之害是棄之也今夫利欲
吾稂莠也聲色吾蟊賊也其為蟊者夜旦相尋於無窮
而吾治之者益忘益怠是徒知百畆之不治為憂不憂
方寸之地日昏而莫之治昧於內外之辨抑何甚耶其

流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無足怪者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乎心哉斂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功咸自兹始至其慶流子孫如鄧禹王祐者有不足言焉伯英以右族之貴讀書吳山之麓十餘年有司嘗薦之春官未上以運饟功授今職大府之事多所贊决造其所居可以知其所存

矣他日登於天朝益將推其方寸而及於邦家者實有以望之秋八月初吉記

貞素堂記

永康葛吉甫之妻節同里徐氏女也幼從兄昶授女箴内則即通大義及長而歸於葛事繼母尤謹而妯娌間謒然有雍睦之風内外稱之吉甫早卒時年二十有七誓養舅姑弗再適於是經營其家事俾二子從名師讀書歲時伏臘祭祀無違禮既老乃築室大塘之文山顏

之曰貞素其子秉仁述其事介岳公東白求予文以記之余受而讀之為之歎曰婦德之著於禮也尚矣夷考古今不失其大節如衛共姜者抑何尠耶節夫没四十餘年所守益固使見死者於九原心不慊而色不衂其視共姜孰得而左右之宜表之貞素也嗚呼天下之物貞莫尚於石素莫尚於雪克全其婦德者似之然石而可鑠則非貞也雪而可涅則非素也節之行不虧於前心益白於後其貞素固有過於石與雪者乎昔予在京

師頊編元史采婦人女子之卓行較然可傳於後世若西江之徐彩鸞輩百有餘人往往亂離之際蹈水火觸白刃論者謂其有烈丈夫氣非獲盡天年於牖下者可及余輙辨其舍生於倉卒者為難而終始一節與二曜齊明者亦未易至也惡得以其所處之常變而有異同之議哉惜乎節之貞素如此而不得列彩鸞之編是蓋有司缺上其實節亦豈求人之知而為之耶惟其不求人知而為之故其貞素愈久而愈明非徒勉之於暫而

已代之為人婦不幸如節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是為記

遊叐山記

衡皃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叐山山由叐道人得名叐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叐山適予被名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

生泊子子翱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叉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傴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嶄然辟立者即叉道人尸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怒土中類迸筍者有盤亙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謖謖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

子聞之為煑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途漸東有公主墓云宋孝宗女葬於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叉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仙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暍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

日暮下山路益陗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山陽
王氏巨竹千挺參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
有三湖青渟黛蓄與天一色錦凫往來可畫從者艤舟
以待翺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
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赭
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橫錯布類馳馬者類虎豹蹲者類
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如縈蛇蹣跚鼇而上
山顛亦有神宫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

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達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天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闌楯也又西過笑巖居中關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没已久弟子道卬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阜午返酌於半間雲所醢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

一解兒子翺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兵變之餘仆者不復支甃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摶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栴檀佛梵唄之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余觀辟閭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既升而反

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山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洎桑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里許石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於荒煙野草間而畨食其墓顧況讀書臺錢鏐洗劒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仙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

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石嵒嵒深黒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嵒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避世之人與回登絶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若奔駐山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横山也共慿東嶽行宫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

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迂隱菴記

孔氏之後有散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經登元戊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録事三遷至永嘉尹性剛而寡與人咸以迂目之正夫聞而喜曰是非吾之實邪乃築室崑山之麓題之曰迂隱遂老而不復仕矣

大明洪武五年秋會於錢唐獲以觚墨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迂者以其不知變而恒與時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張儀言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皇齊梁之間猶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徇時為通徇道為迂通以同而進迂以異而黜此古今之所同也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世皆尚圜而獨守吾方世皆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辯而獨

守吾訥世皆尚鋭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善仕者相後先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圜拙可改而巧訥可飾而辯鈍可銷而鋭則迂而通矣奚憚而弗為踽踽焉摧氣局志如此不知圜有時而梲巧有時而失辯或屈而鋭或缺方也拙也訥也鈍也處之而無咎孰非以迂而全乎士固病於通而不得病於迂耳是故進退不失吾之迂惡能突梯滑稽以詭俗哉日放浪佳山水間麋豕之與遊猿鶴之與儔是非兩忘寵辱一致

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與予亦迂之徒也盍將從
之高蹈遠引觀乎赤城鴈宕訪真隱於物外相與歌迂
隱之歌以適吾之天耶姑書以志其心

味菜窩記

天下之味貴乎適口而止菜之美者稱春韭晚菘求其
味之鮮不若魚之魴求其味之旨不若肉之太牢吾舍
此而取彼豈以味菜之味愈於魴之鮮太牢之旨耶魴
也吾懼其或戟吾咽太牢也吾懼其或毒吾腹則鮮且

旨者誠非菜之比已吾味吾菜盖得於無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何必鮮且旨者薦之金刀玉盤而後適口哉彼嗜鮮旨而不知味菜之美者衆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而然乎曲阜孔士明氏讀書臨安山中朝夕飯一盂菜一盤名其室曰味菜而求余為之記遂書之

乾坤清氣序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靳於人二子得所靳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

喻其廣龍門劒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㜪子諸篇天發其藻神泄其祕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醯一於酢醝一於鹹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黃去李杜為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靳而得之者

益寡與有元混合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楊虞范出
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峰鐵崖二公繼作瓌詭奇絶視有
唐為無愧或曰劉楊而下善詩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
曰韶濩息而鼓吹作衮冕棄而南冠出固有非李杜而
李杜者也前輩採而輯之目曰皇元風雅亦既行之於
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金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
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抱其集見予黃灣
之鳳皇山下求序以冠篇端輒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進

法諸古參諸今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浮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詩之味已是說也當與能詩者道也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擇中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特穆爾布哈為都運新昌州達嚕噶齊星哈實哩副之既至都運遂詣丞相曰瀕海之場凡三十有四軍興以來其隷轉運

司者仁和許邨西路而已復經寇掠人多流亡西路歲辦鹽八千引有竒十九年裁四千一百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引蓋二塲為下副使外巖内寛宜往督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為業民之資往懋哉乃孟春正月公乘小舟至浹旬之間黠吏之罔上為蠧者復丁之庇於強家者名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姦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

於秋八月功畢而不笞一人插煎仁和縣六百引補舊
額一百九十引烏乎天下之利莫重於鹽而病亦甚矣
上之人徒知其為利而不知病民往往肆虎狼之毒嚴
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
之威而有煦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
吾何左右焉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
秋屋日色旁射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
無重席食且藜藿泊如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

敝之第醉醲飽鮮而於所當務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
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矣於其還也因
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正二十
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檇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不枯煑鹽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
悲力已窮鞭撻豈無恥欲食管桑肉富國卯尚此朝廷
擢老成撫我猶赤子昔逢使者憂今識使者喜嗚呼凋
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有詔催振翼摶萬里

清江文集卷一

清江文集卷二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休於道意若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盍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巳則善矣非吾所處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

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於民吾漁於河彼樵於國吾樵於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宫室盛輿馬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粱肉非民之鉤餌國之斧斤乎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襲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爨未始赭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絶河而漁也視彼不已廉乎一飽之餘息於樹忘吾柯矣濯於流忘吾筌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慚而謝

曰僕之昧於道也請從若遊曰又有大者焉渤海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焉在大鯨之腹吾漁而有之可以光六合鄧林之西其廣萬里曰有材焉臨虎豹之穴吾伐而取之可以棟九廟此吾漁樵之所獲也大矣豈苟富貴而蹈禍者同轍哉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執御焉遂録其對

霜林說

華亭丞會稽俞君仲璥以霜林自號間見予於清江一

曲求其說辯不獲則為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參天其大蔽日翔鸞鵠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下之人徒觀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沾洽朽者枿焉鬱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既盛之餘莫不摧敗脫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創回視春夏之交葱蒨翁鬱青環翠合者已濯濯無餘而天地生生之機亦幾乎息矣然脆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至於參天蔽日者皆成於霜也惟士亦然蓋凡盛時志驕氣鋭好前而無忌

視天下舉莫吾若也及挫衄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乏頓踣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巳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物必隕而後成士必困而後立如此仲巘早歲讀書績文有聲吳越間其去仕而家於九峰三泖也衆且以其壹鬱無聊若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為況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巳悔而益其所不能矣嗚呼宮室舟車之材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決大議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與余方以是自勗因仲巘

而有所得焉故書

壺觚說

壺觚瓠而圜者也或剖為酒器而俗以壺觚目其人則尤其過圜猶壺之不觚也横溪夏生士文破方為圜遂號壺觚道人其言曰壺之為器黄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似之無鹽之厲西子之姣不能瞽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為厲為姣咸韶之正鄭衛之淫不能蕢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為正為淫彼曰可吾亦曰可彼曰否吾

亦曰否吾何左右焉人吾與者吾奚喜人吾仇者吾奚戚吾一壺瓠耳是非得失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生圃其外不病其內方其內不異於外其號壺瓠非實也然皎皎者汚察察者誅此楊惲蕭望之不免於漢而司馬徽全軀濁世則言之無忤行之無窒非壺瓠之圃不能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書以為說

謙恒二子說

廣陵王君至善官松江命其二子從余受尚書經長曰

謙字伯益次曰恒字仲常且求申其説余乃進而告之曰大而不居之謂謙在卦艮下坤上為地中有山之象日晦而光月朒而恒謙而益也禹之不矜不伐其合謙之道乎久而不變之謂恒在卦巽下震上為風雷之象夜繼以晝暑禪以寒恒而不已也舜之弗迷其合恒之道乎茍覯天地之道而法之舜禹之德可馴致也進於是克己而已人欲勝天理微其欲勉謙與恒又可得哉二子其無晝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自魏而分散處荊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強宗堯時九州厄於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荊揚之產皆列於貢其莊山之別族拔於商故人以歷莊並稱逮周之王以其有功於天下始封諸泉而隸於外府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之子母大顯俗訛泉為錢云泉之狀外廉內方能通有無凡國有大事必資之泉

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蟬聯並襲泉號秦并六國以泉亞金鎰高帝滅秦更泉曰莢因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悅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強其一歸孝文之嬖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泉族用白撰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圓之為龍地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為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為龜時吏民起而為奸法不能禁死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五銖與

赤側並行而屬於上林三官三者莫精於五銖故特不廢廢亦不久降於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攷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上意銖遂閟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文葉益大盤錯根據中國四裔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一區宇楮被用事而元寶黜至正中州郡兵起亟詔元寶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為泰之象繇曰

質圜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繩惟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漢賈誼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璟有出穀之說是皆善於泉者宋之洪邁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於泉者以其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貧可以富甲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

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絶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蓄之固而攘者衆焉此後世之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特權之以泉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攘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愚癡道人傳

愚癡道人者隱於錢唐之東青山余一日過於鳳皇山下據槁梧讀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癡為號豈紿我與曰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癡若濟叔濟叔果癡乎吾之愚癡不可攻而遷明天子方有事四方賁獲嬴叟哆然大言吾鯁而莫宣吹簫市人矍然疾馳吾錮而莫前是知鈍者非鋭之與伏者非翔之佐非愚癡之實乎然彼蹈險而蹶者往往跌而

愚鈍殞而愚伏吾以愚癡獨無恙故曰玉固璞而美全
鈎閟匣而神存何以名為余乃為之歎曰辨矣守之以
訥巧矣形之以拙聖者所以保身而濟大事由是道也
彼所謂愚癡者亦其類與昔李斯智於秦見欺於趙高
而族鼂錯智於漢見讒於袁盎而戮智固斯之賊錯之
毒已使二子溷愚與癡不至血於市為天下笑彼夸智
而蹈險如斯錯者誠愚癡也余固有取乎愚癡而羞道
其智書之為傳且以自警云

櫄隱先生傳

櫄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秦漢作者氣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櫄也先生曰木之為人所材者松也栢也檀也杞柳也楩楠也梧檟也松之直剡為舟為楫檀之堅揉為輪為輻梧檟之美削為琴瑟楩楠之大斲為梁棟若杞若柳屈為器斬為杖而櫄之高且巨非不若衆木也無松栢之直無梧檟之美無楩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鈞以為琴瑟則不中

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梁棟則蠹而易腐以為器為杖則癰瘇而不任雕鏤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巳吾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刳揉斲削斬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其木之天而不賊於斧斤者樗也視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倏起忽仆銀黄之重而刀鋸隨之奚異衆木為人之所材者乎吾以齷齪獨存無榮也辱亦弗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之天

非樗類耶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内外篇不知
霄壤間孰貴孰賤孰泰孰約也人以是高之咸稱樗隱
先生或又云先生餾姓嘗以兵略佐邁公喜卿守會稽
後以樗隱自盖云

評曰樗之不為世所材也亦樗之幸也代之坐廟堂享
五鼎而無益人之國獨非樗乎其不為樗者又往往不
能終何者薰以名焚明以媒鑠求如樗之自全惡可得
也故有道者晦其用於不用寓其能於不能若先生者

是矣豈真愕也哉豈真愕也哉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夢臣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子弟數十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居空室食藜藿得無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貧奚吾病使金塢可守董卓不然臍也富翁可為曹爽不族也步障五十里珊瑚八九株石崇之阱也鍾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招也原憲季次

不以貧為病雖沒不朽以此校彼其得失榮辱相萬也
吾病不能辭富貧奚吾病吾將翳茂林濯清泉與田夫
野老游於無懷大庭氏之天足矣人以是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有曰逸民伯夷
柳下惠是也天民不可及已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尠
林泉民讀書好古不幸時晦道否以屈為信以約為豐
而無違衆絶物之過其逸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
萬往往以汰殺身沉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吁所謂龍

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測斯爲格品之第一者矣故

録而論之

清江文集卷二

清江文集卷三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頴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城西盜入鄆城傑伏於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

大慟曰母在此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刳於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而故衣尚存始克遷而祔於祖塋側御史轉浙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卓行著之史為勸戒何邪蓋時不古若而盡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為尠矧於

干戈格鬭之際乎爲臣而死節者若張桓李𥛚李齊余闕楊文宰輩不數人伯傑之孝則又見之於所未見也夫海宇之大孝如伯傑者惡可遽數特處其常者不足稱處變而克盡其道與忠節並論誠無一二焉傑遇寇不死直幸耳其於是時知有母而不知有身所以守四尺之土而不去寇雖虎狼亦矜而釋之天理之在人心終莫之蔽也余因前進士潘天民言故錄之以備太史所采且著我朝忠孝之士有非五季所能班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王坡參政周公之子也慷慨有氣節顔其所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語也檇李貝瓊為之銘曰

猩蔗肉麟腐腸戟咽不如雋吾之湻狐裘錦袪靡宗殄家不如御吾之麤華猿藻棁吾懼鬼瞰而為孽鵩弦鳳笙吾懼天壅而致盈百金雙璧之寵孰與窶而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無傾噫達而伊呂之業約而孔

顔之樂世紛紛其溷濁吾將從汝之澹泊也

君子堂銘

猗與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胖抱節不屈服素與紈昌並其守彼竹之茂不附不傾負霜益秀水周其隩雲幕其雷我讀我書或酌之酎風旋雪霏玉鏘金奏玉鏘金奏其樂孔嘉君子之實君子之華

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質谷徵予文遂

為之銘曰

嗚呼混沌既鑿由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剝歷世滋
偽機變百出又焉得攦垂之指輟班之削以反無為之
先吾嘗悲夫金而範玉而斲木而揉弗若閟之在礦固
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惡傷
生而天年奈何柳子病拙而外祈潘生病拙而灌園所
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遊於大庭華胥氏之天
奚屑屑焉歎夫擯而不復仕而不遷試與汝汎觀乎宇

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盡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者耶

跋蟬雀圖後

右宋徽宗蟬雀圖御史薩公景囦購之越中而歸於叟山陳仲謀者也觀其螳襲蟬後旁伺而欲前雀襲螳後反顧而將擊運思之巧殆非畫史所及而鴻生碩士歷舉吳王舍人諫伐荊事以為務前忘後之戒余竊有感

馬夫自春秋之季楚方淩晉而吳乘其後吳方淩楚而越乘其後以至七國之交攻一螳雀也漢之衰曹氏簒之而不知司馬氏踵其跡司馬氏簒之而不知劉氏踵其跡以至六朝之迭興一螳雀也由是以降紛紛不一何可勝數蓋亡仁義之道而惟利之趨則彼此之相乘不知務前忘後者豈一吳王邪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予讀林元昮敘胡季誠沂州事而知流離顛沛之際有

烈丈夫如此王莽簒漢揚雄劇秦美新之論甚於蔡琰失身于人五代時馮道朝受主託夕舉以與人曾不若王凝妻斷臂明節季誠不為山東藩臣所屈而區區為海外萬里之行舍立致之富貴而就一陽朔簿誠明於事君不貳之義而知所輕重矣元鼎之文直而信嚴而約若秋霜烈日尤能白其節於天下云

書擊壤生詩卷後

城西門沈雍氏號擊壤生者持卷求予言嗚呼時非堯

而稱堯民當龍虎相啗之際而擊壤予竊有感焉堯民擊壤而嬉堯之德也不知堯之德堯亦不德焉今去堯四千餘年矣尚爭敓而薄揖讓矣任慘刻而黜仁恕矣韶濩息而聲律變矣衮冕裂而等威失矣不勝其賦斂而甘蛇虎矣不勝其刑殺而為盜賊矣安得熙熙皡皡如堯民擊壤而嬉乎惟其不得如堯民而嬉而思反乎無為之治此生之志也故書此以明之云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右胡季誠先生南征詩一卷自固安達吳門凡二十首
跋涉千里朝煙暮雨遻情旅憤備見歌詠而含悽茹辛
沉鬱頓挫一出性情而具經緯之體非徒摹擬少陵而
作者也少陵自入夔州諸詩若輪扁之斲有不能傳之
妙山川之助亦不可誣者今季誠將航海踰嶠度鬼門
歷蒼梧南之陽朔益發瑰詭奇絶詩固不止於是也惜
乎干戈格鬬之時浪遊南北不得鳴國家之盛如虞揭
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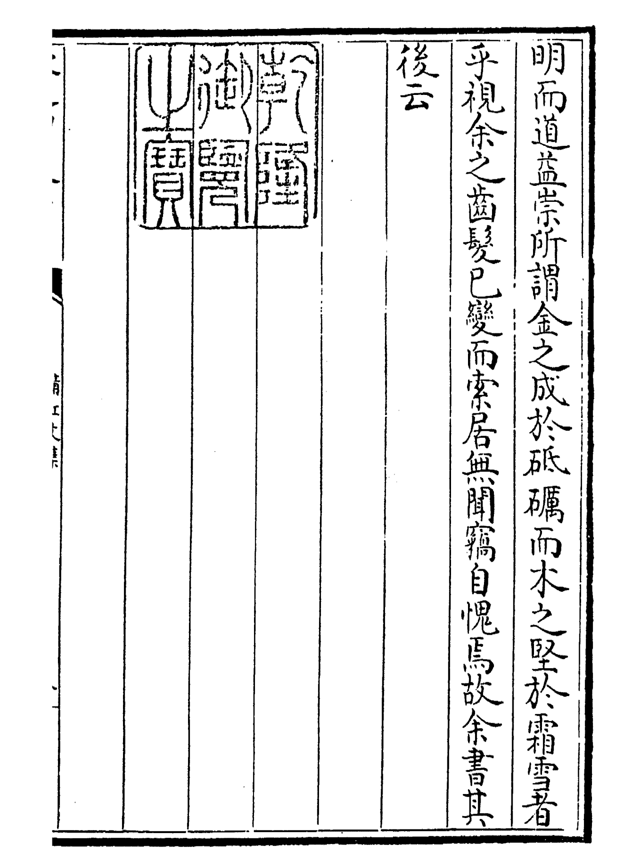
之業季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子實有待焉

書篔谷小像後

右邵君篔谷小像一雲間張梅巖之所作也君體豐而氣清好服古人衣冠盖有西晉之風流焉此尤得其似雖工之善如顧長康者不復能過也初余識君於璜溪兒菊存氏座鬒髮白皙甚口固非一時綺紈之士所能及遂結友而去時其曾大父翠巖先生拳拳訓飭諸孫以通經為務故君不遠數百里從蔣君子中於吳門者

四年繼從沈君東岡於金陵者二年歲大比同試於錢唐操紙風簷之下一揮成章不啻王良之騁於九達之衢而和鑾之音鏘然中節予知其冠四道士而薦於春官必矣既而爲有司所黜人皆惜之君獨無怨色乃歸而益治其業予遂與二三子講學西湖之上不相知者十五年後予分校松江獲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惡得不慨然於中邪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慶雲之交芙蓉之始花也十年之久則

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貌且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驚而激也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也凡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與蓋人壽百年而氣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乎歲月之積智益



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於霜雪者
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其
後云

清江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四至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王頌修

清江文集卷四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復姓解

莆溪王敏夫之曾祖早孤隨母適何氏冒何姓者三世若干年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章其祖冒何之非與余解之曰王何之别不啻涇渭黒白非若號之為郢奚之為嵇芊之為辛籍之為席敏夫之歸王是舉

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無以正之則王之世幾絶惡可避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古有夏侯養於孫而蒙孫若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實養於何其蒙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予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為安養子蒙孫與安已誣其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當如鮮于之歸嚴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别異數世一變抑嘗觀夫水乎其絶也必梗之其續也必疏之其派有萬而本之一者可泝而

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氏不幸絶於前幸而續於後君子貴敏夫之知本矣以氏論之其姓雖同而出太原者不冒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王歴千萬年而世守之況可以蒙何邪使何無後何固不得子王王亦不得子於何此截然之義不待辨而後判又孰得而亂也哉或又曰漢之婁劉唐之徐李當時莫議其非者何與余又解之曰此受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婁賜為劉徐賜為李視得姓於黄帝堯舜之時

不同亦為上者親之而為下者尊之上無所賜下無所受其可以冀附劉以徐附李邪至有辟禍而易姓者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失益遠矣或者無以詰因為之歎曰代有私其德而蒙其姓豈一王氏哉有如敏夫能知所出絶而復續蓋千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人而有學問之功不能矣故為復姓解不獨嘉敏夫之為人且以警天下後世之失而不正者也

性論

性之為性其本一而已矣囿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忍而已柔之善者慈勝而過於巽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楊子曰性善惡混求兼荀孟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

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強名之為善惡賴濵則以孟子言善為火之能熱荀子言惡為火之能焚其紛紜乖戾如此而橫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荀楊之失於是始決而於孟子之言尤備也嗚呼自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而天下不勝其異論論愈高而失愈遠韓子稱孔子之後學之醇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冥行索

途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說爲近惜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耶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辨也盍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瞽瞍而有舜以紂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惡知性之本與性之本出於天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與劉

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太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囿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遡其源則恒性可識矣或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於書者雖無張子之說而其本之一又可得而終泯乎曰非也孟子没降於漢唐窮理之精

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發氣質之性深有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性其蔽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家此其為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內則復性之功缺復性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若狹矣故述張子之説以啟之若夫性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蓋不考於經而蹈告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所言相去無幾兹不待申之而明矣

辨鬼

城東萬竹林古宅數有妖白晝出於中擲瓦覆器人無敢居者一日過者寢於牀以髮繫牀足而僧古清居之其妖遂息咸以為有道之士妖不能奸也錢禺備錄之為傳客持以問鬼之說於余余應之曰有之伯有為厲於國黎邱之鬼扶醉丈人而廹苦之謂之無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禺之所錄其亦所謂強死者乎禺號儒者葢惑於鬼而

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為有也方疑而懼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終以為無也既悟而疑釋直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為鬼乎焉宜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以實之益滋其惑矣夫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為天下則無敢慢而違之猶以為未足也教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

之義著也由是推之神為氣之息而伸而鬼為氣之往而屈以歲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生而死其理一也而萬竹之妖鬼之非常者及其久也滅而不存散而不復卒歸於常耳萬既不敢於此且論清兕諸鬼而驅之其言不經如此而人猶信之予不得不辨

辨拙贈常景元

錢唐常景元少有氣節通春秋大經五試於有司僅一

薦而年已老矣道雖高而無所容文雖竒而無所施盖亦類乎拙者人皆笑之余為辯之曰甚矣俗之恥於拙而不恥於巧也有巢氏之民拙矣而無拙之稱風氣開而天下不勝其巧於是始疑拙於古而巧於今茍有一謀之失者輒以拙目之吾嘗觀一世之人巧於仕者其禄倍巧於兵者其功大巧於説者其術中巧於賈者其利博而羸儒者區區獨守其拙旦暮與殘鐙破瓦相伍以事千百年斷爛之編奚啻老農之於田寸寸而耕以

冀程鄭之富其視巧者惡得而侔哉然巧拙之不齊性也拙固不能矯之而巧亦厲之於嫩短之於長也使矯之而巧其病有大於拙焉雖然仕有時而躓也兵有時而僨也説有時而屈也賈有時而不售也其巧亦窮已是巧者非巧之為巧時然而巧也拙者非拙之為拙時然而拙也彼昧於道者以利不利為巧拙豈知夫巧拙繫於時耶故病於拙而尚乎巧不知孰甚焉潘岳栁宗元是已吾將安吾之拙相與遊乎太古之天泰焉無外

患之入所利不既多乎使窮於巧而欲反其拙噫弗可
及也已故暢其義以質之景元且以自厲云

三賢贊并序

瓊常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業
著萬世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弟清
河內史士龍此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
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且中州非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漂

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
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唐也甞曰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至於相論諫數十百篇皆
本於仁義而所用裁十一先儒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
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則其事業可知已華亭舊有二
俊祠至正二十三年松江通守顧侯逖教授馮恕拓地
大成殿北搆堂而遷之并奉宣公焉明年春瓊承分教
之命始獲拜其像按士衡吳縣人宣公嘉興人居非同

里也生非同時也其出處本末不類也然上下千百年間而吳之人才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且不克盡其用以死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之啬於三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為二俊冤而尤為宣公惜也鄉人思之深愛之至合而祠之宜矣瓊嘉與人也數往來華亭幼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節恨不得起於九原而忻然孰御焉乃賛之曰

猗與盛哉一門二俊龍翔鳳騫天運既移國鄙臣遷才

高匪福道否終愆蘭悲塗剪王聦璞全諤諤宣公華峰一柱衆邪而傾孤立無與炳炳萬言以樂人主功濟時屯謗由直賈有烈其芳有煒其光近宗遠法豈惟一鄉九山峩峩與岳相望匪山之高伊人之良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鍼喙踰蠆綃翼方蠅晝伏如伺夕飛軌徹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怠而休爾胡見陵且行且歌什伍其朋經堂入奥[illegible][illegible]薨薨或刺予

股或噆予肱或集予背或䐈予膺倏前倏却攘之弗勝

完膚盡瘡欲寐旋興吁嗟蚊兮厥類實繁小大非一尤

忌高足豹章貍質蛣蜣轉丸熠燿借光爾獨予仇而為

獝狂蚼充其操蟬秉其潔爾獨予噬而為饕餮吐絲有

蛛課蜜有蜂爾獨予病而為射工吁嗟蚊兮爾生既育

爾求何酷殘忍無行宜食其肉正直有道覆肆其毒潰

腹誚貪爾奚不足露筋表節爾奚不恧申以詈之爾將

何為

拱翠堂記

華亭之大澤東西周五十里曰泖環泖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當宋季時嘗薦於有司代革勢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闢室所居之東偏顔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没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野揭舊扁於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彞鼎法書名畫列庋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耳目也且徼丈

以記之瓊昔講學雙璜溪上距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
博觀其與仇白二公唱和詩風流文采猶可想見閱二
十年而所謂拱翠者不墮而又新之則浦雲之為孫文
博之為子克承乎先矣瓊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衍者有
未足觀而奇秀之聚必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
而嶠者巵者巋者峘者蜀者左右而顧焉隆者萃者墮
者㕓者如堂者如防者如重甗者前後而宫焉不啻卑
之拱乎尊小之拱乎大矣人本乎祖自祖而降為子為

孫孫之子為曾為玄為來為晜為雲仍亦若衆山之於嵩華而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於勢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别之自絶之為陘為鮮則滅其天矣今翠巖公之樹立於前而浦雲父子之相繼於後如此可謂知所尊矣苟知所尊則於翠巖厚重不遷之德峻絶孤撐之標必將視而效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於鄉人猶然况為其子若孫者乎故不獨嘉文博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翠巖又以勗其後人盡

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禦之入分兵擊叛將王可權於松江兵遂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胡先生責其金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為賊邪衆怒刃之簒死至正十有六年二月也初部使者命先生來分教裁閱月而可權至二月己巳夜內外舉火烈燄亘天先生亟命閽閉門防寇徙薪辟火火且逼西北垣

乃率諸生李復賈兼善吴克敏宋起潛尚德卿升屋大
呼注水沃之又令民撤草坊許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
若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之宫咸毁無存此獨巋
然如靈光實先生力也方其變起倉卒在官之人莫不
駭散奔走先生會稽布衣耳不食其禄不任其事乃以
身觸虎狼卒至見殺而不悔嗚呼昔曾子居武城寇至
則去子思居衛寇至則不去以為君守蓋賓師之道與
臣不同如此今先生當為曾子不得如子思也而區區

守此以死忠固不足班於孔父仇牧義固不足班於王蠋斯亦傷於勇矣然先生之心以為平居無事則朝夕游談其中一旦遇患則委之而去曾市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以為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為將帥則必死邊疆惡知違義苟活而失事君無二之道哉是未可深議之也後三年太守王侯立中因採教授馮恕言謂數百年先聖先師俎豆之區微先生之言惡能免於焚燒也乎而今日學者幸有所庇以講詩書禮樂之教者當知其

大有功於此也前守既繪其像於東廡春秋祠而報之今宜敘其顛末立石以風厲其為士者而知事吳陵徐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瑱然猶隱而不得詳也茲直書而正之先生名存道字師善嘗以春秋經試於有司其來松江時亦未有知者噫生不偶於時而卒能顯於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書於辟示其必死之意并摹刻於左云

筆議軒記

瓊從鍊崖楊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
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
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
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
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襃貶一斷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
百年之後而欲竄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
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
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

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為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為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為之尋值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復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上下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遠追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彭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

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援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爲予之所不敢爲也龍川論唐巳未庚申之變太宗忍於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誼宗揵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

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與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為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寠人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餒乎故州

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名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松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汲以興學校為首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弟子員月試季考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碩購求十三經注疏等書於中吳巨姓家櫝收度列書閣之書

粗備每帙印識其上戒司籍慎於所守勿為鼠仇而蟫蠹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之不易命瑱列叙目錄若干卷志其歳月於石庶明其用心之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是也嗚呼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求道之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清江文集卷四

清江文集卷五

明 貝瓊 撰

雲間集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欝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絶幽邃所也其民田牧於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胝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經竹岡絶黄

浦邪迤而南由横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實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若其不深而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

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緩而在於一卯一壑眛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儌利劫禄為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忘世早棄内外務日櫂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鐵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已

歙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耶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駱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為之益勝庚子兵變寺毀於火載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予九峰三泖間求文為

之記而方舟之説則曰吾所謂天香者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建寺靈鷲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果行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内外典天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徧故吾香亦無所不徧上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舉不外吾之法則舉不外吾之香凡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悦耳香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

色之章可以悅目香之所達不假粉黛而瞽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充非芷非萸迷者觸之而覺空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忿者觸之而平褊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惰者觸之而起貪者觸之而戒慼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香所以薰衆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超衆妄而歸於真也豈獨桂也與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而為諸天膳以是而為

諸天衣使大地物脱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不可也予聞而歎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取於桂者淺矣予以事縻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一憩室中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諸辟以示其後云

剪韭軒記

錫山華季充氏居笠澤之梅墟築草堂若干楹題曰剪韭軒志懷友也介前進士澄江包叔蘊來謁記余惟韭

特菜之辛若非有太牢之美古之儉者多嗜之以其適口而易致耳而郭林宗夜見故人翦韭為具此一時之真意也代之為友者相附以勢相結以利相悅以飲食惡有翦韭之真意乎今季充取友天下之士行倫志合而非勢利之相求也干戈格鬬之餘散於四方耿耿如參辰相望數千里外少者壯壯者老顯晦存沒皆不可知有過其軒而一接尊俎之驩雖太牢之美其有過於翦韭耶然會合之不常不能無憾於韭之翦者能幾焉

嗚吁天子庶人未有不須於友者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責人之弗鳥若也季充其求友生而不忘者乎至正二十有四年秋九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方壺記

華亭之鶯湖有大姓為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疏四啟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嶄然而獻秀有木焉鬱然而交蔭蓋不待御泠風度弱水而坐

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為記余惟方壺為三神之一在瀚海東北五萬里外實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颿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說往往詫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具方壺也與而朝暮汩没風埃中以罔利徼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覩其彷彿竊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屬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

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壺也及來華亭也海内
丘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燒而編民之死者十九吾
幸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表亦一方壺也是非
神仙之所得專矣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樂至越
海以求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
而方壺也奚必清穆虛曠儗王侯之宮而後為方壺哉
今子正據鶯湖之要甲第連雲膏腴接壤所欲既足而
無求於外日坐方壺中或觴或弈又非若余之所稱而

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壺而息焉則不為生客也

白鷗軒記

姑胥環城皆水也會稽陳君思可校書葑門外面水為軒有白鷗日往來水上愛其潔素閑暇遂顔之曰白鷗軒且徵余文以記之余惟鳥之族非一鳳也鶴也皆其超然出類者也翠也鷟也隼也鸜鵒也或以色珍或以味珍以色珍者人利其羽以味珍者人利其肉隼以善擊珍鸜鵒以能言珍亦不免為人羈惟鷗水鳥也色不

眩乎目孰得而賊之味不適乎口孰得而腊之音不悅乎耳孰得而畜之此鷗與人相狎而相忘彼此一無機也故詩人恒以閑目之然三吳豪傑樹立勲勞者無白鷗之閑奔走勢利者無白鷗之閑相狎相忘又幾人哉若思可者其得閑之趣已乎鷗不吾疑吾不鷗執觀其滅沒浩蕩之波翔集洲渚之際鷗之閑吾之閑也雖然世特以閑儗漚耳韓魏公相宋嘉祐間定大業都高位身歷兩朝夸險一節至陶萬物如造化天下仰之為泰

山喬嶽乃以狎鷗名亭則可見其一出一處之間舉無心也是足信於鷗矣彼局於機事而汲汲朝暮無須臾之閒者白鷗之弗若矣悲夫思可有道之士非久屈於下者余可不以魏公望之與異日於白鷗尚無寒盟

香影軒記

雲間之沙門南山壽公樹梅楊溪燕坐之所日與之伍為清客題曰香影取林君復詩語也且徵余說以記之余時讀書三泖上數與南山相周旋方花盛開輒造其

室中不曾在西湖之孤山坐放鶴亭夜觀雪舞百俏焉試嘗論其疎瘦竒古若龍之蜿鶴之峙皮皴而癭縮梅之狀也先春而發首居萬物之上梅之時也託於深林大谷冐風寒犯霜雪傑然而獨存梅之操也至清而不涅至潔而不華梅之韻也其實酢而適口故以之和五味梅之用也是皆見於詞人墨客之所賦者不一而未有能寫暗香疎影於月昏水淺之際此君復爲能冠於古今與代之評畫者謂其不難於位置之工而難於神

氣之完若君復之詩可謂得其神氣如善畫者而梅亦由是益見其高士無賢不肖莫不愛其花而誦其詩猶口之嗜炙此南山所以揭之於所居也雖然梅之香與影吾既不出一榻而得於梵唄之餘已抑亦即物而觀天地之化乎當一氣肅殺野草之茂者色變山木之榮者葉脫如漢兵鏖皐蘭之下僵仆枕藉無一存者惟梅於此爛然照人則往過來續之機未始有一息止者豈不得而見之哉汲汲於道者宜反之於身無間於晝夜

寒暑以法其純亦不已香影之微又烏足玩者耶南山與其徒無方山棲谷汲以究苦空之説餘三十年而其志益堅不怠必有契於余言者余亦因以自警云

巖壑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貲悉棄弗有戒妻子事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甚嚴五臺三竺之士咸以為不及數往來雲間雲間人喜而爭致之築菴數區處其徒而猶惡其囂也曰吾惡用是

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畫一卷謁余秋涇觀其嶄然削而峭者為峰呀然虛而奥者為谷雲氣晻靄林木蓊欝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鑪玉笥間也乃指而言曰吾將寄吾於此躡屐而遊則朱輪駟馬弗與也寓目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楚腰衛頰弗與也傾耳有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絲豪竹弗與也木石為伍虎豹為侶人孰得而吾即耶先生幸名而記之予聞而異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為之

言曰大雄氏之教舉天地萬物納諸無為學其道者非
舍吾大欲從彼之所甚不堪鮮有能致之者天然豢於
富貴之中而非素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說而慕之不
有得於獨覺之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
然無累如此然是道也所謂筞千里陵嵌巖使其不信
則不可入而蒙者恒蔽而不通惰者恒畫而不進終不
足以造其室以至於没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
澤者相去何遠哉天然有及於此則其性方啟而不蔽

也志方銳而不晝也其至殆不爲難矣噫世之襲緇衣而自牴牾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愚婦汲汲徼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衆與黴若人之樹立則大雄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振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覆極論其所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乎書

炙背軒記

隴右邾君仲馭主華亭之邵氏義塾題所居之南榮曰炙背軒以書抵瓊曰襲孤貉者不知有炙背之快有炙

背之快者不知狐貉之至美當窮陰苦寒吾身猶蛇之糾而不得伸也吾口猶蟬之瘖而不得鳴也海日自東方出乃席而坐其隅光氣所入倏焉外融而內砮不啻醪之沃火之鑠溫風之噓耳聰目明百體潛蘇欣然商歌作金石聲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天下有快於此乎然大明無私吾惡得而私哉天下固同此快也彼襲狐貉者惴惴不敢出閫閾假之醪而飲焉假之火而附焉曰是美至足矣又安知炙背之為快由是宋人欲獻至尊

而希其賞嵇康乃云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迨未之知也惟先生記之以成吾嬾余乃為之歎曰嗟乎溺於物者有無窮之欲得於已者有無窮之樂方海内兵爭智勇之士各欲自衒以徼一時之富貴朝暮奔走於形勢之途觸風埃履氷雪而未暇炙背如田夫野老者也仲馭獨超然髙蹈雖王公之尊不能詘而致之且與田夫野老以炙背自適則其不溺於物而有得於已可知矣昔杜少陵在夔州西閣曝日見之於詩者可謂極其

形容矣今仲馭之居亦少陵之西閣則炙背之快無適而不在焉余亦將從之相與坐談茲軒之下而與天地間萬物同被愛日之光豈非幸與是為記仲馭通經術善持論有司嘗薦之春官賦詩清麗有法世多傳誦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蘭芳軒記

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唐城東闢室為遊息之所樹蘭其前顏曰蘭芳軒間求余為之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

赤節葉銳而長古人恒刈而佩之劉次莊之注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榦一花為蘭一榦數花為蕙朱子從而辨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為何物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脩自潔而朝夕不倦也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時俗之好讒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

以盈腰今謂幽蘭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蘭之是非固弗論也余聞至剛盖五峰先生之從子弟早有氣節嘗從武夸杜君清遊二十餘度江而北涉黄河覽太華客寄京師落魄不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不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孺子

能知之至剛能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余知必擢於等夸而蜚聲天衢也於是乎書

小蓬臺誌

按東方朔三島記蓬萊在東海東北周五千里禹乘蹻車曾抵其所秦皇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帆而返俗疑其妄會稽為東南大郡舊稱小蓬萊則以其地擬之也鐵崖楊先生族出會稽而老於淞上即七者寮之東偏葺樓一所顏曰小蓬臺示不忘越也臺俯大

川川别二支其一南流其一北折而東中滙為百花潭有三石梁跨川上南曰金鼇北曰銕龍東曰玉虹是淞之勝畢效於兹而為小蓬臺所有江雲海雨山紅野緑舉在几席之下則視會稽之蓬萊小大不同其超乎埃壒不啻真在三山雲氣中矣先生晨興披鶴氅冠銕冠燕坐其上客至不下臺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談大噱或出桃核杯酌酒酒半取銕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覩者以為謫仙人也夫蓬山四時皆春而小蓬臺之春亦

無盡小蓬臺之春無盡則先生之樂又豈有盡耶於是
命瓊誌之瓊惟先生早擢高第宰天台後去而客錢唐
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
敗挈家東下淞之通守顧逖具舟檝迎之盖去會稽三
十年而息於是非蓬萊而蓬萊也會稽受兵尤酷暴骨
如莽千里蕭條雖蓬萊而非蓬萊矣昔杜少陵放浪梁
宋吳越後仕玄宗肅宗官至拾遺然流離顛踣之際由
鄜入蜀東屯瀼西凡三築草堂少陵没而天下稱之先

生之與少陵其跡同其趣同其文章之信於時同異時

小蓬臺將見撫於圖志杜少陵之草堂何足侈哉於是

乎書

綠陰亭記

過縠波橋東履碕嵌南折而西抗飛甍萬竹間為綠陰

亭中可坐六七客隱然有林谷趣方夏九州一火宅而

亭之左右接葉雲布日光亭午不到地可誦可弦可燕

可弈羊角風至搴青舞翠雖崇桃肱書積李縞夜惡有

茂密蒙翳如緑陰者哉予既登嵐光清霽樓下憩是亭俯游儵仰飛翼徘徊久之足以祛其煩而泄其憤顧奔走勢利者不知有玆幽勝也因取至元間一時宗工仇山村王菊存李賀房曹梅南唱和緑陰詞俾刻之亭上使遊者覽焉

清江文集卷五